

神祕的急神

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付印

神秘的戀神 實價大洋三角半

版權

所有

上海棋盤街五二五號

真美善書店發行

電話中央六四一八號

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出版

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二號

國光印書局承印

電話西三三四三號

一一三〇〇〇

序 文

梅黎曼是引起我研究法國文學興味的第一個人。

當我在學堂裏讀法文的時候，高耐一，拉辛，穆里哀和翼俄等大作家的傑作都給採用做課本讀過，可是我祇當牠們是課本，一段段照着先生所派定的長短，慢慢地讀下去。直等到最後讀到了梅黎曼的高龍巴，我好像找到了什麼寶貝似的，竟手不釋卷的看起來；大概先生剛上了兩堂課，我已經把這本書看完了。看完了高龍巴不夠，又回家來在父親的藏書裏搜尋他其餘的作品。每一次的發現總給我一種特殊的感觸。

作者的見解超脫，筆法輕快和用着客觀的態度來表示他主觀的意志，當然都足以引人入勝；可是最令我留戀不忍釋的却是他作品裏所表現的人

生觀，尤其是借着戀愛問題來啓示給我們的人生真相。

在他的每一篇作品裏，我們隨處都可以找着他對於兩性戀愛的悲慘憂鬱的理解，一種反抗愛戀神聖的抑制着的呼聲。這種不平鳴當然是他生活上受了劇烈激刺的反響，因為他是個無故被棄的戀人，在結婚日新婦突然逃避的新郎。這一幕戀愛的悲劇永遠深刻地印在他的腦膜上，所以在他的幻象中，戀愛是個不可捉摸的，凶惡的魔鬼；是理智的大敵，死與狂的呼召者。組成戀愛的原子祇有自私，所謂戀人祇熱烈地追求着自己的慾望，決不顧到別人的犧牲。鍊獄魂裏的戴雷莎，極率真的一位小姑娘，竟忘記了老父爲她的慘死，還要死跟着殺父的仇人，竟爲他而死；神秘的戀神裏的銅像更明顯地象徵戀愛熱狂的殘酷，鐵一般硬的銅臂膀把個心愛的戀人生生的攪死了！他所表現的雖祇有戀愛，而他所啓示的實在是一種人生哲學。

在我個人講，他的作品給我一種觀察人生的新眼光。戀愛是整個人生的一斑，可也是人類性情顯露得最赤裸的那一斑。在我們的想象中，爲了戀愛，人類肯把在別種事情上不會有的犧牲精神貢獻出來；在婉娛絲的迴光中、最殘酷的強盜、最卑陋的市僧都能反射出歐洲中古時代武士的光輝。然而，梅麗曼却告訴我們，不對，伴着戀愛的祇有尖刀和毒藥；痛苦和死亡；貪婪和仇殺。那末，簡捷說一句，不論什麼時候，人類的目的祇有用他人的犧牲來滿足自己的慾望，在高貴的戀愛領域裏表現得格外的明顯。

他給我們的啓示是這樣：我或「我」是人生唯一的真理。人生的目的祇有「取」，人生的勁敵祇有「捨」。向着「取」，男女老少熱烈地起，見了「捨」，智慧賢不肖慌亂地逃。所不同的，簡單的人們，老老實實地該起就起，該逃就逃；乖巧些的，都會打着「捨」的幌子去趕他們熱心希望的「取」。更有些，人家看他們是「捨」了，可是他們的「捨」到底還

是追趕「取」過於熱烈的結果。全世界的人類，擾擾攘攘，做出各種大事業，小事業，美事業，醜事業，看着雕像五花八門，仔細歸納起來，他們的眼光實在投射在同一的目標上。

在戀愛的領域裏，愛的勢力格外的利害。不論男女，愛的雖是他或她，爲的却是我。我要求對方對我專誠，沒有別的意思，是要滿足我的佔有慾；一旦這種滿足有了些欠缺，於是刀哩，藥哩，決鬥，仇殺，一幕幕慘劇演出來，嘴說是捨棄不掉戀人，實在是死命要虧復自己佔有慾的圓滿。老實說，在這期間中，戀人的安危，幸福和一切，祇在光芒萬丈自己的利益底下，偶然閃爍出一點兒螢火般的星光在我的記憶裏。然而，這種奮鬥，這種犧牲，在一般人的眼光中，却以爲是無我的俠風，光明醞潔，值得頌揚的；可是把他們心理細細地解釋出來，梅里曼描寫給我們看的那伸開銅膀子生生地撲死她戀人的姪娛絲像，實在是他們最忠實的小象。

呀！多可怕的戀愛！多可怕的人生！

我因為受了這種深刻的映象，所以決心把這兩篇舊譯稿付印的。

天色垂暮，余下茄尼哥最後之小邱，遙觀依珥村，趨赴之。

顧賈戴倫之嚮導曰：子當識裴禮和拉先生家？

嚮導呼曰：識之耶！識之如識我家；苟暮靄未合，當可遙指所在。其建築輪奐，依珥村屈指。蓋裴禮和拉先生擁多金；不日將爲子聯姻，女家富且過之。

余問曰：婚禮舉行有日耶？

「有日耶！佐禮之絃琴已置備矣。或今晚，或明日後日未敢必！是當以畢卡禮家主旨爲從違；蓋先生子娶畢卡禮女公子。新孃絕豔，信也！」

余方由友人 W. de L. 介謁裴禮和拉先生。W. de L. 之言曰，此公博學好客，當導我歷考十法里週圍之古蹟。依珥村間以富上中古之碑石聞，余方喜獲良導，得窺竅要，今驟聞此不期之婚禮，深懼敗我期望矣。

不覺自語曰：余此去爲不速客。然無碍，得 W. de L. 君介，當獲優遇。漸行入平野，嚮導顧曰：盍以雪茄惠我，當假餘閒一測子赴裴禮和拉家何爲者。

余授以雪茄答曰：是非難測。橫互茄尼哥行六法里，喘息纔定即思飽餐，是當爲今晚大事。

「唯，然則明日何如？……其告我，子非來依珥觀偶像者耶？適見子

出莎刺蓬娜象（1）余即知之。

余好奇心驟動問曰：偶像！何來偶像？

「噫！汝在卑比農未聞裴禮和拉先生土中得偶像耶？」

「豈謂一土燒陶質像乎？」

「否，否！是爲純銅鑄，體極巨，重與聖堂之鐘等。余等掘橄欖樹，獲之根下深土中。」

「發現時汝在場耶？」

「然也。十五日前，裴禮和拉召余與高純，謂橄欖老樹去冬霜凍死，不利，囑鋤去之。余等遵囑就事，高純方舉鋤力啄根下土，忽聞有聲鏗然……如擊寺鐘。余駭問，何爲？——余等復鋤，益肆力，忽一黑手現，若陳死人欲撥土出者。余駭極，走告先生，曰：先生，死屍見橄欖樹根下，宜速召牧師。先生問曰，何來死屍？趨察究竟，遽見黑手，忽縱聲呼曰：古

物！是爲古物！——見者駭其得寶藏矣。於是鋤不足佐以手，先生自掘，其勤奮合我二人不如也。

——終何見？

——一巨大之黑女，半身赤裸，先生，余不謊，確爲純銅鑄。裴禮和拉先生謂爲邪教時之偶像……當在沙刺孟大帝時，奇矣！

——余知之矣……是殆荒寺中之聖母銅像耳。

——聖母像！善測也！然苟爲聖母，余觀面識之。余告汝，是偶像也；視其姿態可知。眈眈以巨大之白眼向人……人謂矚此凝眸當惶悚失措，觀之者咸垂目不敢仰視。

——白眼耶？是當爲鑲嵌銅質中者。此殆羅馬古像矣。

——羅馬！是矣。裴禮和拉先生稱謂羅馬。噫！先生博學不讓此公。

——然則此像善藏完整耶？

——先生，然也，未損毫忽。較諸市政廳中路易斐利浦之采繪石膏像美麗精巧且過之。然，像雖佳，余憎厭之。其姿態含惡意……兇惡可知。

——凶惡！彼能降災殄耶？

——幸未及我身；然子當知之。時余等方匍伏荷之起，裴禮和拉亦力牽繫像之繩，實則此公腕力不逾雛雞！手足力垂盡，差得植之起，余方欲拾碎石墊之，像忽搖曳向後傾。余駭呼：速避！然已不救，高純不及出其股

……

——彼創矣？

——可憐之股被折如籐梗！余目覩慘狀，怒甚，舉鋤欲啄像，裴禮和拉先生急持我臂。彼賄高純以多金，然無補，迄今十五日仍臥床不能起，醫家謂健全後，此股不勝步矣。吾鄉善走推高純，公子而次，網球亦爲冠軍，今皆已矣。故阿達思裴禮和拉仇恨最深，蓋高純爲公子網球配手；二人迎

送飛球神技莫京，但聞網繫球，不見球落地也。

縱談方酣，已入依珥村，不俄頃余已面裴禮和先生立矣。先生老而侏儒，然精神矍鑠甚，飾粉而赤鼻，態度活潑善嬉謔。持吾友介函初不啓視，遽引余趨列盛餐之桌，紹見其妻子，態度雍容，適稱其爲搜發羅西隆歷哲遺寶之著名古物學家也。

余默察居停，飲啗咸若饑渴甚，蓋卞急好動，山民本性，顯見特著。余言裴禮和德，亦當加此考語，蓋好動正同；忽縱聲語，忽張口狂啗，繼復起立，趨入書室，挾巨冊來，示我以刻象，忽又酌酒飲我，未覩其二分鐘寧貼也。其夫人似過肥碩，居賈戴倫十四載故亦酷肖此鄉婦，村氣盎然，埋首吞啗不旁鶩。時肴饌堆案足供六人食，彼忽起，躍廚下，殺乳鴿，煎炙餅，開闢瓶罇者不知凡幾。俄餐桌中杯盤瓶盞不能容，苟盡獻我者而嘔之，不信宿而余以飽食不化斃矣。主人每進一盤，輒索辭飾其簡陋。蓋彼等

懼余鄙視依珥村，鄉野無佳餚，巴黎人未易取悅也。

父母馳驟往還，其子阿達思則節飲如戴姆（2）。公子二十六歲偉丈夫也，容貌美好而嚴肅，情感無所表達。體格博巨如運動家，鄉間推網球神手至稱。是晚服御華貴，當采最近時裝雜誌之圖案爲型；然公子服之殊不適，堅挺如木槌加絨領，轉側牽全體。雙手碩大而黝黑，指甲短縮，出華服中，如廠工被貴人服，狀益怪誕。時注目余身，詳察頂踵露怪異；殆以余爲巴黎貴客故，終宵祇一啓口，蓋詢余表索購自何家也。

食將終，裴禮和拉語余曰：貴客來我家，當盡地主誼。將搜索山中古蹟供鑑別，不令子半刻閒矣。蓋欲知我鄉真價值，宜先導子識我羅西隆。勿疑余有秘，凡貝夏（3）賽爾德，（4）羅馬，亞刺伯，比藏丁（5）之石碑纖細不遺，盡當指示，將遍走山崖水陬不遺一磚片瓦不察也。

言際忽狂噉遂止其搖舌。余乘間晉辭，謂此來不幸值第中喜慶，攪擾

恐多。但求指示考古歷程，當可遵循搜檢，未敢復勞隨伴……

彼急屬言曰：噫！子殆指彼少年婚事言矣。是細事，將於後日了之。

汝當偕我觀禮於家宅中，蓋新婦方服襲產之姑氏喪，無盛會，無跳舞……宴樂喪資殊無爲……或而汝喜觀我賈戴倫婦女舞……皆麗色也，子且步武我阿達思，垂涎思染指。人言婚嫁撮合男女……則星期六喜禮告成，余當快脫羈絆，欣然攜子首途矣。鄉陋婚禮，強汝參予，足敗佳興，當請寬宥，况婚禮而無跳舞耶！然汝來物色佳婦……佳婦……汝當明告我……惟子貌嚴重，婦女當前，若無觀。余有較佳者示君。將以奇物供鑑賞，今夜且秘之，當俟明晨。

余曰：天乎！家藏寶器，秘不外宣，難事也。子深秘之奇物，余十測得八九；嚮導曾告我，謂汝得古像，苟荷指視，則不獨壓我好奇心，且將歆羨無藝矣。

「噫！鄉人稱我美麗之婉娛絲（6）爲偶像，乃舉以相告耶！然余不當饒舌。明日，杲日麗天，汝當往觀，一證我稱爲藝術傑構之當否。汝此來至巧！像有篆刻，余寡陋，遽以己意作解釋……今得巴黎學者矣！……子聞我紕繆且腹誹……蓋余曾作目錄……當知子對話者，一鄉曲陋儒，自知無所造就……將騰笑報章……苟得汝校勘而糾正之，則庶幾矣。卽以像座篆刻言，余急欲知汝作何解，文爲：CAVE……余不當以此時言！明日，明日，今晚不再一字及婉娛絲。」

其妻繼曰：裴禮和拉，此言至當，其舍此偶像。當知子阻貴客食矣。況客來巴黎，見美像勝此者奚可數計。卽在矩婁利（7）列像十二，皆銅鑄也。

裴禮和拉止之曰：此不學者，鄉曲之不學者！乃以古斯都（8）無生意之造象與可愛之古物比！

大婦何喋喋

讀我諸天聖！

最足齒冷者，我婦欲我毀像爲聖堂鑄鐘，蓋彼將爲人孩作教母。先生，鄙
藥米降傑作至此！

——傑作！傑作！美麗之傑作何爲！乃碎人之脛骨！

裴禮和拉遽挺其裏色絲長襪之右股，橫諸妻前，堅決語曰：吾妻，見
否！苟婉娛絲欲斷此股，余無怨言。

——天乎！裴禮和拉，安得出此言！幸其人就痊矣……然此像造孽至此，
余不能再見之。可憫哉，高純！

裴禮和拉忽縱聲狂嘯曰：被婉娛絲創！被婉娛絲創！不聞：

Veneries nec Praemia nervis. (c)

孰不被婉娛絲創者！